

## 陳鑿、高閏出使朝鮮與《丁丑皇華集》考述

詹杭倫、杜慧月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 摘要

明朝天順元年（1457），陳鑿、高閏出使朝鮮，與朝鮮文臣詩文唱和，結成《丁丑皇華集》。經本文考證，認為此書作為《皇華集》正式結集之始，見證了明朝與朝鮮文臣之間的友誼，在中朝使臣唱和傳統中起著繼往開來的作用，並為明朝詩、文、賦的輯佚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關鍵詞：明朝、朝鮮、使節、唱和詩

天順元年（1457），明英宗復辟，詔告天下，遣翰林院修撰陳鑿、太常寺博士高閏前往朝鮮頒復位詔。陳鑿、高閏在朝鮮期間與朝鮮文臣賡酬唱和，寫下許多詩文，其後，朝鮮政府將其哀集刻印以流傳，即後來所謂的《丁丑皇華集》<sup>1</sup>。對於這一見證明朝與朝鮮雙方官員之間友好交往的重要史料，目前學界尚未有較為深入的研究。本文擬對陳鑿、高閏出使朝鮮的原因及其行程進行整理，並嘗試對《丁丑皇華集》的結集原因、時間、內容、意義等方面進行探討，以求對兩國之間的這段友好交往及其時代背景等方面有更深入地認識。

## 壹、陳鑿、高閏出使朝鮮經過

### 一、陳鑿、高閏生平

陳鑿（1415—1471），《明史》無傳，《殿閣詞林記》、《翰林記》以及一些方志等有記載。其較為詳細的生平見於明代吳寬《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墓誌銘》一文。茲綜合上述材料，簡略列出其生平：

陳鑿，字緝熙，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幼時，其父陳潤謫戍蓋州（今遼寧蓋州），他則寄留京師。正統九年（1444），陳鑿中順天府鄉試第二。十年（1445），中禮部乙榜，不就。十三年（1448），會試、廷試後，擢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元年（1450），代祀北鎮醫巫閭山。還，充經筵講官。七年（1456），遷修撰。天順元年（1457），奉使朝鮮。四年（1461），同考試禮部。五年（1462），預修《大明一統志》。選充東宮講官。六年（1463），主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遷侍讀，修《英宗實錄》。成化四年（1468），主應天府鄉試。五年（1469），任侍讀學士，奉詔教庶吉士翰林，為國子祭酒<sup>2</sup>。成化七年（1471）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

平生善筆劄，喜好藏書畫、古器物等。為文才贍而氣完<sup>3</sup>，所著有《方庵集》<sup>4</sup>，未見。按：其作品除《皇華集》之外，今傳於世者，僅有石印本《碑藪》一卷，〈太常寺正官題名記〉、〈嘉定縣重建儒學記〉、〈重建永豐倉記〉等文，以及〈趙松雪重江迭嶂圖〉詩、〈泛湖詩〉兩首。

<sup>1</sup> 朝鮮王朝所刻印明使出使朝鮮的詩文，其集名俱曰《皇華集》。1978年臺灣珪庭出版社整理出版《皇華集》時，將其冠以時間，或曰《庚午皇華集》，或曰《丁丑皇華集》等等。陳鑿、高閏出使時所編的《皇華集》有兩個版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朝鮮銅活字本，乃相同版本（本文所據為珪庭出版社影印本）；另一版本乃臺灣珪庭出版社影印本。其中北京大學藏本被收入《四庫全書》。

<sup>2</sup> 按：據《明實錄·憲宗實錄》卷八十九「成化七年三月辛卯」所列「陳鑿」條以及明代吳寬《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墓誌銘》等記載，陳鑿官至國子祭酒，因原國子祭酒邢讓拜禮部侍郎，而代之。《盛京通志》卷四十七、八十八以及《大清一統志》卷四十均列陳鑿官至禮部侍郎，蓋將邢讓任禮部侍郎誤以為是陳鑿。

<sup>3</sup> 明代吳寬《家藏集》卷六十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年。

<sup>4</sup> 吳寬《墓誌銘》列陳所著為《方庵集》，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九列「陳鑿，《介庵集》。字緝熙，長洲人，一甲第二人，國子監祭酒。」據筆者查，《方庵集》今不傳。

高閏，《明史》無傳。據《欽定盛京通志》卷四十七「明正統乙丑科進士」條記載：「高閏，蓋州人，官至刑部郎中。」《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五「正統九年甲子科（舉人）」條記載：「高閏，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乙丑進士。」《山東通志》卷十五之一「進士」條「乙丑科正統十年商輅榜」下有：「高閏，蓋州衛人。」這裏，高閏籍貫似乎有兩說，但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一書所載「正統十年乙丑科」下確有一個高閏，乃第三甲第五十九名，並標明「浙江山陰」，乃其軍籍。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九列：「高閏，《易庵集》五十卷。字居正<sup>5</sup>，遼東蓋州衛籍，浙江山陰人。」據萬曆《紹興府志》卷三十二「選舉志三（舉人）」正統九年榜山陰名目下有「高閏，蓋州衛籍，郎中」；該書卷三十三「選舉志四（進士）」正統十年商輅榜下有「山陰高閏，郎中。」《紹興府志·經籍志》下有：「高閏，《易庵集》，五十卷。」另乾隆《紹興府志》卷三十一「選舉志一（進士）」正統十年乙丑商輅榜下有：「高閏，山陰人，遼東軍籍，郎中。」卷三十二「選舉志二（舉人上）」正統九年有「高閏，山陰人，府學山東中式，蓋州衛籍，郎中。」分析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高閏乃山陰人（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中列山陰為軍籍，蓋誤），蓋州衛籍，官至刑部郎中，著有《易庵集》。其集今未見。

## 二、出使原因

景泰八年，英宗復辟，改元天順，詔告天下，派往朝鮮的詔使即翰林院修撰陳鑒和太常寺博士高閏。二人本是文臣，得以膺選，是因為朝鮮素稱「禮義之邦」，而明廷自景泰元年之後，派遣文臣出使朝鮮，已成慣例。

明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虜，其弟郕王朱祁鈺先是監國，後即皇帝位，改元景泰，尊英宗為太上皇。景泰帝即位對穩定政局起了很大作用，使蒙古首領也先欲以正統帝作為籌碼獲得利益的美夢破滅，最終，雙方議和，也先送回了英宗。景泰帝對迎回英宗並不熱衷，因為英宗的回還對他的皇位是一個威脅，所以，他以極簡單的儀式迎回英宗，安排英宗住在南宮，禁止大臣與英宗有過多的接觸，其實是把英宗軟禁了。景泰帝拒絕了大臣為太上皇英宗慶賀生日的提議，以及在元旦朝拜太上皇于延安門的請求。並且，在景泰三年（1452），廢原英宗所立太子朱見深（即未來的憲宗）為沂王，更立自己的獨子朱見濟為太子。景泰四年（1453），朱見濟病死，諸臣請復朱見深太子之位，景泰帝極為惱怒。景泰八年（1457）正月，趁景泰帝病重之際，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人精心策劃，迎英宗復皇帝位。英宗即位，即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這一事件史稱「奪門之變」，又稱「南宮復辟」。天順二年（1458），英宗廢景泰帝仍為郕王，改稱懷獻太子朱見濟為懷獻世子。

從英宗被虜到再次登位，其間他所經受的冷遇是可想而知的。因此，當他再次登上皇位後，會對景泰帝有哪些做法自然可以想見。即使在詔告外國時，他的詔書也是鮮明而有力地訴說著景泰帝的不仁。毋庸置疑，他要讓世人知道他的皇

<sup>5</sup>《丁丑皇華集》末高閏《題權近應制詩後》題名有「山陰高閏居正書」。亦可知「居正」，當是其字。

位是他應得的，景泰帝的行爲是可恥的。其頒給朝鮮的復位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禦，乘輿被遮。時文武群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其監國之人，遽攘當寧之位。既而皇天悔禍，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祐，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執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斯憤。乃今年正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群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聖母皇太后，祇告天地社稷宗廟，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邦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於戲！多難興邦，高帝脫平城而肇漢；殷憂啓聖，文王出姜裏以開周。天位既復於其正，人心由是以咸安。咨爾萬邦臣民，同秉忠誠，會歸皇極，弼予政理，永享太平。佈告中外，咸使聞知。」<sup>6</sup>

其建儲詔又曰：「茲朕躬膺天命之申，復登大寶之位，顧惟不腆，事猶未遑，而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群臣僉謂朕之元良當復正於東宮，其次諸子宜悉封于藩國。朕以請之聖母皇太后，允從眾議，舉行盛禮，乃于天順元年三月初六日冊元子見濡爲皇太子。」<sup>7</sup>

其敕朝鮮曰：「朕恭膺上天申命，復登大寶，爰建皇儲，嘉與多方，宜敷恩澤。矧爾王國世篤忠誠齋與之儀，尤所當厚。特遣正使翰林院修撰陳鑒、副使太常寺博士高閏齋詔敕諭王並賜王及妃錦幣表裏，至可領受。王當體朕至懷，秉禮服義，益堅藩屏之誠，共享太平之福。」<sup>8</sup>

在英宗的詔敕中，他一再強調「恭膺天命，復登大寶」，並且是「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群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聖母皇太后，祇告天地社稷宗廟復即皇帝位。」他強調了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也強調了太子位的合法性。其實，英宗再次登上皇位並沒有依照正常的皇位繼承順序，故而他需要作出解釋。他頒詔敕的目的，也意在獲得朝鮮國人的理解、尊重和支持。

### 三、出使朝鮮的行程

陳鑒一行出使的時間，見於《李朝實錄·世祖實錄》：「進鷹使孫蕃先來，通事唐夢璋啓曰：『明使翰林院修撰陳鑒、太常寺博士高閏去，三月晦時發北京。』」<sup>9</sup>

岳正〈送陳緝熙使朝鮮詩序〉云：「天順改元，天子以復辟詔天下，特於朝鮮寵以待從。於是，翰林修撰陳君緝熙載命以行，時凡餞者各伸以詩，詩成宜序。」<sup>10</sup>說明當時陳鑒出使之時，同倪謙一樣，同朝官員有諸多贈詩者。

關於出使朝鮮的行程，陳鑒、高閏都沒有類似倪謙的《朝鮮紀事》的文字。

<sup>6</sup>《李朝實錄·世祖實錄》卷八「三年六月己未」條，末松保和編，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日本，昭和32年(1957)。

<sup>7</sup>同上。

<sup>8</sup>同上。

<sup>9</sup>《李朝實錄·世祖實錄》卷七「三年四月乙巳」條。

<sup>10</sup>《類博稿》卷五。

但在陳鑿的〈喜晴賦〉中，他以鋪陳開張之勢，交代了沿途的行程：「於是，陛辭東行。歌皇華，馳駟牡，詎肯顧瞻而咨齋，徘徊而宿留也。由通川道漁陽，遡石門望燕山，想飛仙於無終，度輕舟于平灤。訝天橋之峭拔，睹巨浸之瀰漫。」  
 「挹盧峰之輕霏，越山海之重關。始經高嶺，抵前屯，曆沙河而於邁，鄉寧遠而咨詢。連山杏山，小凌大凌，是皆未暇枚舉而縷陳者也。瞻醫巫閭，入廣甯路，總戎肯留，一宿而去。四易館舍，接比海州。羌遼河之澎湃，與天壤而沉浮。」  
 「登首山，睇遼陽，山川拱揖，崖岫低昂。」  
 「惟鴨綠一水，鞅鞅其源，千里而南，洪濤如奔。……朝鮮以茲為界，義州實俯其濱。」  
 「發義順，抵良策，當林畔而假館，望雲興而太息。……揭來新安，偶旅嘉平。逾博、清兩川，始達安興。辭肅甯、安定，而底乎西京，又不知其為幾程也。至生陽而氣逾溽，慨黃州兮無竹。想鳳山兮鳴鳥，臨劍水兮濯足。睇龍泉之秀髮，入安城而托宿。」  
 「繇寶山，越開城，馳青郊兮躑躅，望東坡兮矜嶺。」  
 「經馬山而稍緩，底碧蹄兮肆傾。明當迓明詔，宣聖情。」  
 此賦乃有感於朝鮮迎接詔書之際天色放晴而作，其中大致涉及了他們一行出使朝鮮的路途：通川、漁陽、石門、燕山、盧峰、山海、高嶺、前屯、沙河、連山、杏山、凌河、醫巫閭山、廣寧、海州、遼河、首山、遼陽；渡鴨綠而經義州，義順、良策、林畔、雲興、新安、嘉平等館，過博川、清川，既而安興、肅甯、安定、西京、生陽、黃州、鳳山、劍水、龍泉、安城、寶山、開城、青郊、東坡、馬山、碧蹄等地。朝鮮世祖迎明使于慕華館，並於景福宮迎詔。這篇賦所述行程與倪謙的《朝鮮紀事》時間上相去不遠，雖不及倪謙詳盡，在一定程度上卻可與倪謙之記載相參證。

朝鮮方面，在明使出發之前，已經開始忙碌的準備了。雖然陳鑿、高閏等於三月二十九或者三十日時才從北京出發，其間還要經過很長的路途才到鴨綠江邊。但據《李朝實錄·世祖實錄》，朝鮮遠接使戶曹判書朴原亨、都司宣慰使藝文提學李承召於三月二十八日率通事金自安辭朝鮮世祖，前去義州迎接明使。六月初二，朝鮮右贊成申叔舟、右副承旨韓繼美、判事梅祐侍世子習明使相會禮，為迎接明使作準備。六月初三，明使翰林院修撰陳鑿、太常寺博士高閏齋詔敕到朝鮮，朝鮮國王具冕服率百官出迎于慕華館。禮畢，于景福宮頒詔。頒詔完畢，陳鑿等往太平館，朝鮮都承旨韓明澮、禮曹判書洪允成去問安。國王命儀仗前後鼓吹至太平館，設下馬宴，妓工奏樂，行九爵而罷。朝鮮國王命大赦境內。翌日設宴，國王行酒，世子及宗親依次行酒九行而罷。其後，國王常命官員向明使問安，每五日例贈食物。陳鑿等人至成均館謁宣聖廟，生員等人依次序立，行再拜禮。高閏執筆出題，而後諸生所制詩文由陳鑿、高閏評騭科次。陳鑿等人事畢還歸明朝，國王出勤政殿門外，將其迎入思政殿，設宴，酒行七爵而罷，送於勤政殿外。

在陳鑿、高閏等人到達朝鮮至離開朝鮮期間，朝鮮國王除常派大臣問安、設宴外，還常贈鹿脯、乾雉、乾璋、乾大口魚、石首、魚鬆、魚新、黍米、紫燒酒、青橘等食物宣慰明使，他如笠帽、扇子、漢帖裏、苧布帖裏、拂子、毛馬妝油鞍籠、弓箭、帽、蓑衣、黃鼠毛筆、龍煤、紫石硯、白麻骨紙、彩花席、油籠、油茛、石燈盞、布匹、角弓、刀子、倭扇、皮靴等等，分贈兩使。

此期間，國王命傳禮曹曰：「比間事務繁劇，限明使回程停常參。」<sup>11</sup>可見對

<sup>11</sup> 《李朝實錄·世祖實錄》卷八「三年六月辛丑」條。

明使招待的謹慎小心。

明使離開之際，朝鮮國王以「感皇恩、莫相忘」六字相贈陳鑒、高閏<sup>12</sup>，並命申叔舟、權覽、李克堪、金守溫、徐居正、徐岡、李芮、梁誠之、李坡、姜希孟等人作贈送詩送別明使<sup>13</sup>。

## 貳、《丁丑皇華集》刊刻情況

### 一、《丁丑皇華集》的刻印時間

據權擘〈皇華集序〉所署時間乃「天順元年蒼龍丁丑夏六月下浣」，所謂下浣，即下旬。據《李朝實錄·世祖實錄》卷八「三年六月癸卯」條載：「命都承旨韓明澮知中樞院事金何，詣太平館，請陳鑒等。鑒等至，上出勤政殿門外，迎入思政殿，設宴，酒行七爵而罷，送於勤政殿外。」按：此乃明使回程之日。六月乃癸巳朔（初一），癸卯當是六月十一日，兩使在朝鮮王京時間恰與高閏〈贈盧參判〉詩所：「公館相親十日余」，以及陳鑒〈拙作一首奉別諸宰相〉詩「相歡十日變參商」相印證。另，《丁丑皇華集》中高閏有〈承寄美玉贈行，固諸君之美意，而國王之誠心，亦於是見。當珍藏之。但以拙作殽于《皇華集》中，皆草率不曾點檢，如鄭人以鼠爲璞，徒有累於名藩之巨目。幸爲我刪去之。小詩奉謝，均乞笑正。是歲七月二日，鴨綠江上雨後酒闌也。權宰相列位足下〉詩：「新詩昨寄來，手把臨風讀。」《李朝實錄·世祖實錄》卷八「三年六月戊申」條：「（戊申）命當直都鎮撫權恭、尹子雲、朴薑、楊汀、沈安義、李興尙、金漑會於承政院，賜宴樂。時申叔舟、權擘、李克堪、金守溫、徐居正、徐岡、李芮、梁誠之、李坡、姜希孟、以制明使贈送詩在闕，特命赴宴。」戊申即六月十六，此時，明使已在歸程之中，朝鮮大臣作贈別詩，與上高閏七月二日所作「新詩昨寄來」，可參證。

從以上材料可知，在陳鑒、高閏等人離開朝鮮之前，朝鮮國王已有意刻印《皇華集》，而權擘之序作於六月下旬，在高閏七月二日之前。說明在七月二日之前，《皇華集》或已開始刻印，或是在陳鑒、高閏離開之後才開始刻印。總之，《皇華集》的刻印已經列上日程了。

<sup>12</sup> 《丁丑皇華集》載陳鑒《國王臨別，特書「感皇恩，莫相忘」六字見遺，片言之間，而君臣之義，友愛之情，藹然可見，因賦二絕，以答盛意》、高閏《臨別，國王把酒間，恐譯者代言欠詳，親寫「感皇恩」三字，以申臣子仰戴之誠，復寫「莫相忘」三字，囑僕等，因口占一律以答深情，伏乞電覽》二詩。

<sup>13</sup> 《李朝實錄·世祖實錄》卷八「三年六月戊申」條。

## 二、《丁丑皇華集》的刊刻原因

據權擥〈丁丑皇華集·序〉言：「我殿下命臣覽曰『今皇上再膺天命，復正皇儲，基祚益鞏，實蒼生之福，四海之慶。……若欲仰答皇恩之萬一，唯在盡誠以待兩公。而兩公終不可得留。公去，而所不去者，公之文章也。今雖播人耳目，久必湮沒。其令書局裒集以印，以傳永久。俾吾東人有所矜式，亦有以知中原文獻之美也。』」這裏，權擥指出，朝鮮國王命令刻印陳鑿、高閏等人的詩文，乃是要傳之後世，使東人有所借鑒，同時以彰顯中原文獻之美。

其文接著又說「以二公生質之美，學問之正，若不遇隆平之世，又何以鳴大雅之盛乎？至其因物寓懷，精確事理，揄揚振厲之旨，經緯錯綜之趣，則無非所以形容盛代泰和之隆也。」「噫！二公之詩，其形於言而極其和平者，雖自乎性情之正。原其所感之正，則莫非聖朝積累浸漬陶范化成之效也。詩可以觀，詎不信夫？吾東方邈在海外，世受皇恩，深仁厚澤，淪肌浹骨。今聖天子乃眷東顧，尤勤撫綏。所賜之敕，至曰共享太平。此尤一國君臣感激驚惶之無已也。我殿下拳拳裒集咳唾之餘思，欲印傳永久，與國人共之者，則悅二公文雅之美，而尤有感于聖天子寵綏之德之深，無所不用其極之意也。」從這段話來看，朝鮮將陳、高等人的詩文刻印成集，其根本的意圖乃感謝明朝的「賜齋稠重」、「共享太平」之「寵綏之德之深」。固然，就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朝鮮在明朝眾多的藩國中，能得到如此的厚待，亦是一份榮耀。從這個意義上講，刻印《皇華集》其實也是在抬高朝鮮本國的地位。

## 參、《丁丑皇華集》的內容

《丁丑皇華集》中除了少數作品是陳鑿、高閏自作，朝鮮文臣沒有和作之外。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屬於陳鑿、高閏與朝鮮文臣的唱和之作。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有些作品，首倡者與次韻者的時間已經有很長的間隔。比如朝鮮文臣贈明使的送別詩，就是在明使啓程到鴨綠江之後，才到達的。

《丁丑皇華集》中詩作共 155 首。其中陳鑿 48 首，高閏 46 首，朴原亨 18 首，金守溫 12 首，鄭麟趾 10 首，盧叔全 10 首，申叔舟 4 首，洪允成 4 首，金鉤 1 首，金末 1 首，曹錫門 1 首。賦作陳鑿〈喜晴賦〉、金守溫〈和喜晴賦〉，文有陳鑿〈跋權近應制詩〉、高閏〈登廣遠樓記〉、〈宣聖廟謁罷宴集詩序〉以及一篇為權近應制詩而題之作。

《丁丑皇華集》中的內容比較廣泛，但大致劃分的話，可分為幾大內容，茲擇其中部分詩作進行介紹分析。

### 一、表達兩國文臣之間相得之情

#### 1. 彼此推崇，互相切磋：

陳鑿〈再用韻答盛意一首〉：

狂情漫漶笑吾曹，海外如君一代豪。席上談論猶愕愕，醉中情性亦陶陶。經書自愧研窮少，詩句誰如格調高。慨想英標出輿論，豈雲求媚假虛褒。

這首詩是陳鑒答謝鄭麟趾之作。詩作點題即稱讚鄭麟趾乃海外一代文豪，由其席上的高妙談論、醉中的悠然情性，再到自慚學識的淺薄、鄭詩的高雅格調，既而進一步肯定鄭麟趾的英妙高世並不是諂媚虛假的褒揚。詩人將鄭麟趾的卓越不凡之處娓娓道來，平實中透露著一種欽慕海外文豪的真誠。

洪允成

使華文彩照中堂，庭簇青衿胄子行。已喜聲名驚海外，從教博洽擅詞場。橋門大慰儒林望，衣袖猶薰禁掖香。半日從容陪笑語，自慚庸劣近輝光。

此詩乃陳鑒、高閏謁宣聖廟，宴集明倫堂作詩，朝鮮洪允成次陳鑒詩韻之作。詩作從明使坐陣中堂、生員侍立的場面寫起，仰慕明使的聲名，博洽的學識，詞才專對之能，讚揚其在儒林、朝廷的名望，自歎弗如。

鄭麟趾

道學真源繼紫陽，還將草聖逼鍾張。異邦專對誰能並，翰苑長才見未嘗。祖席薰風吹畏日，歸期秋律葉清商。揮鞭直向瀛洲去，弱水三千隔杳茫。

此詩乃次韻陳鑒〈拙作一首奉別諸宰相〉之作。詩作稱讚了陳鑒的學識承繼朱熹，絕妙的書法逼近鐘繇、張旭這兩位大書法家，以及他詞才專對的妙能，可惜其離別在即，詩人只能面對著瀛洲、弱水悵惘。詩作對仗工整，或議論，或寫景，末句更是有一番鴻蒙之闊。

陳鑒〈夜來承高作，已酣睡矣。今日薄晚，弄筆劄，始得之。乃捉筆倚韻賡之，未知可以當雅意否？呈金宰相〉詩後注云：「但間字非寒韻，故變和耳。」從其詩題可知，此作非當場次韻，其中的相較之意亦在其中。並且，指出其用韻的出入所在，不失為互相切磋之良好的見證。其他如高閏〈昨見樸賢相所和陳內翰佳什，令人駭然。因抽筆賦五十六字美之，並錄偶成者三首似教〉、〈舟近楊花渡，被洪禮曹大觥逼酒，立成一律並絕句，請教〉、〈曉來觀佳制蒼然，令人愛和，遂成一首，錄乞笑正〉、〈病酒無聊，適承投以珠玉，不可虛辱，遂索禿兔，寫答求教，所謂三拙也，呵呵〉、〈謝贈劍短歌乞鄭宰相教示〉以及陳鑒〈偶於屏間見荷花雙鷺，感而有作，錄奉一觀，尚希和教〉、〈渡大同江席上一首，並嘗作飛龍吟一首，錄求割正〉、〈鄙詩投贈，薄寓下懷，深愧淺膚，端祈和教〉、〈五月十九日，實老母三百六句又六甲子初度之辰。遠道不能奉觴稱壽於膝下，情不可但已也。途中偶成七言近體詩一首，錄似求和〉、〈早謁宣聖廟有作，並謙集明倫堂一首，錄呈同席諸君子，希和教幸幸〉、〈日昨重承遊覽，嘉賓良會世不常有。率成近律三首，聊紀一時之勝，不暇計辭之工拙也。錄似同游諸君子，尚希和教焉〉等等，詩題中有著鮮明的請教、求和、求教、希和教之類的字眼在集子中屢見不鮮，不是挑釁的意味，而是平等的謙遜的切磋交流。

## 2 · 互相饋贈詩、畫等

鄭麟趾 贈高太常



奉承綸命俯東溟，准擬扶搖萬里程。珠逐詩成因物轉，蛟從筆落滿牋橫。一言相接知和樂，半日同歡得性情。要識此心無彼此，莫論夷夏有畦町。

這首鄭麟趾贈高閏的詩作點題寫高閏奉詔到朝鮮，讚美其詩美如珍珠，書法矯健似蛟龍，平易近人的性情，彼此之間沒有芥蒂，沒有國別之分，相得相知，融洽和諧。語言平實，恰與詩中的感情很好地雜糅在一起。

#### 高閏 題畫梅與朴判書

春宵飛夢到羅浮，玉骨冰肌雪滿頭。何處一聲羌笛起，不勝離恨倚東樓。

詩人以幽眇的筆法首句用「羅浮夢」的典故暗點梅花，次句以玉骨冰肌寫梅花的冰清玉潔的傲寒之姿。後兩句亦是用「羌笛梅花」的典故，寫出一種悵惘的離別之情。詩作含蓄委婉地將心底的那種離別之恨寓於梅花之中，寓於梅花所蘊涵的意蘊之中。

#### 陳鑒 題山水簇端贈朴宰相

高山流水小溪橋，來往相陪不憚勞。峰頂老僧投梵剎，林間好鳥度仙墩。賡酬每愛詩篇逸，笑語常驚意氣豪。聊假畫圖傳別意，醉看還解憶吾曹。

詩後注云：「吾友欽天太博馬敬瞻素妙丹青，雖朝之貴顯欲求之，有不可得者。予來朝鮮，連數幅見贖，而戶曹判書朴君之衢來往相陪，情好愈篤，故題此幅以贈之，聊以識不忘耳。」其注說明陳鑒是因朴原亨來往相陪，情深篤洽，故以馬敬瞻所贈畫幅題詩贈給朴原亨。詩作以畫中的高山、流水、小橋寫起，其實亦是現實中諸人遊玩之景，亦虛亦實，點出共同遊賞的歡洽。頷聯山峰、梵剎、老僧、深林、鳥兒，是畫，亦是現實。頸聯回憶賡唱、談笑的情景，讚美朴原亨的俊逸詩篇、豪放意氣，結尾道出贈畫之意，雖離別，常相憶的情誼。詩作在整飭的對仗中，虛實開合，寫出了彼此的意氣投合。

高閏〈贈半窗雨意廷振筆劃竹金宰相守溫〉，其詩後注云：「昨承佳章絕妙，遂用韻答去，在人不在竹也。」「在人而不在竹」亦是意在相互的之間的情誼，而非僅僅流於禮物的交換。他如金守溫〈謝高太常饋畫竹〉、高閏〈曉來觀佳制蒼然，令人愛和，遂成一首，錄乞笑正〉、陳鑒〈贈盧參判〉、高閏〈贈盧參判〉等等，可以看出，明朝使臣與朝鮮文臣之間的詩畫相贈，表達的正是相遇相知的情誼。

### 3·同遊之歡

陳鑒〈適渡臨津，重承舟中雅酌，小詩言謝，深愧不工，薄旌下懷雲耳〉

曉持使節到江頭，東道邀賓坐彩舟。時雨有情如送我，青山無處不凝眸。酒當好景難辭醉，詩向知音弗住謳。多幸皇明文化遠，異方相遇總儒流。

詩作先寫江頭、彩舟、東道的盛情，接著寫有情的雨、凝眸的山，無不連著不捨的情誼，難辭的酒醉豈只是因為美景，更是那知己詩酒相交的相得相洽。結尾讚歎皇明的文教化遠，讚美相遇的東方儒林諸賢。詩作將賓主之間的遊宴之歡在時雨、青山、酒、詩中彌散開來，那雨、那山都帶上人的色彩、人的感覺，粘

而不滯。

高閏〈舟近楊花渡，被洪禮曹大觥逼酒，立成一律並絕句，請教〉

波濤泛泛巨鼉浮，雨濕苔痕翠欲流。滿眼嬰花方六月，一天風雨在孤舟。  
鯨飲只嫌江海小，龍吟能使鬼神愁。明朝相別歸朝去，日夕停雲海角頭。

從詩題可以見出乃楊花渡舟上所作，主賓之間殷勤勸酒，這是高閏有此而感所作的那首律詩。詩情在廣闊的背景、清麗的環境中展開，詩人展眼望去是廣闊的江面、淺淺的波濤、巨大的山峰，翠綠的苔痕經過時雨的浸潤更加盈盈欲滴，滿眼是樹樹繁花，漂流的小舟經歷著六月多變的風雨。詩人的豪情在這種情景下更加濃烈，只待要飲盡江海的水，吟誦令鬼神生愁的詩句。結尾表意：離別不等於相忘，依然要隨那雲兒看望遠方的朋友。詩作顯得壯懷滿胸，氣勢澎澎。

洪允成 次韻

芳塵一揖喜先浮，才調人間出等流。玉節遠經遼野月，蘭橈來泛漢江舟。  
樓臺到處詩饒興，風雨多時酒洗愁。醉後放歌天地小，歸來白月上雲頭。

這首詩乃次高閏韻之作。先寫彼此相見的喜悅，稱讚高閏乃人間的非凡之輩；接著寫高閏的行程，從遼野月到漢江舟，在時空的變換中，主賓詩酒談興正濃。任他風雨正急，沉醉之後放歌高唱，天地亦為之小。風雨過後，月在雲頭，仍是一番妙景高情。詩作對仗工整，平靜中自有一種高雅情懷。

陳鑒 登安州百祥樓

一帶清川寫碧空，白鷗飛去落霞紅。鳥來綺席花枝上，人在瓊樓翠靄中。  
牧笛漫吹牛背月，漁舟輕颺釣絲風。醉歸不記登高處，足下雲梯是幾重？

詩作先以清川、碧空、白鷗、落霞、小鳥、綺席、花枝入詩，色彩鮮明，碧色、白色、紅色等躍在目前，既而點題。接著再蕩開去，悠揚的牧笛，漂流的漁舟，將牛背上的牧童、垂釣的漁人暗寫其中，月似乎是牧笛吹出來的，而風從那輕颺的釣絲上漾過，一切那麼輕柔，那麼和諧。結尾的一問，盡寫出賓主沉醉盡歡的樂情。詩句對仗工整而又錯落有致，一派寧靜而動感的景致生動地展現了出來。

高閏〈酒散承金宰相和詩一首，已上馬無筆，茲便草去博笑雲〉詩後注云：「今日酒中，狂吟八九首，可笑，寄一時趣耳。」展現的也是一種賓主盡歡的熱鬧氣氛。

#### 4·離別悵惘

陳鑒〈日昨重承遊覽，嘉賓良會世不常有。率成近律三首，聊紀一時之勝，不暇計辭之工拙也。錄似同游諸君子，尚希和教焉〉之〈游楊花渡〉：

楊花古渡最清幽，特出奇峰枕碧流。酒醉都拋身外事，雨聲難洗客邊愁。  
煙和綠樹迷荒野，風送雲帆落遠洲。別後豈能忘勝集，夢魂常繞海東頭。

詩作首句點題，清幽的渡頭，一個「枕」字擬人化地寫出了山水寧靜的相依，

醉酒可以拋卻身外之事，而作者以雨聲洗卻心中的離愁而不可得的惆悵，在這種對比中更加濃烈。雨聲本是聽覺，作者以觸覺似的感受來寫雨，別有一番滋味。極目遠眺，輕煙籠著綠樹使荒野顯得迷離，和柔的風輕送著舟子歸航，令人不無一種悵惘之感。末尾話頭一轉，儘管離別，但不會忘記曾經的歡樂，夢裏也會常常想起老朋友，又有一種釋然。

陳鑿〈千里之程，積月之久。往還迎送，爲勞何如？謾成七言古詩一首、五言排律二十韻，效回文體二絕以致惓惓留別之意。朴戶曹相公閣下〉之回文體一首：

陰壑午風涼瑟瑟，綠江煙水去茫茫。心知別我憐長路，夜靜思君隔遠鄉。

詩題已有交代，此乃留別之作。背陰的山谷，午後的涼風瑟瑟地吹過；碧綠的江邊，水氣氤氳的江水了無邊際的地流向遠方。即將離別踏上歸途，夜靜之時，只能在遠方眺望思君。將詩反回來讀：

鄉遠隔君思靜夜，路長憐我別知心。茫茫去水煙江綠，瑟瑟涼風午壑陰。

同樣的離別之情瀰漫在同樣的情境下，回環蕩漾，淒涼如咽。回文體需要較高的文學技巧，有著鬥智遊戲的色彩。但這首詩正如詩人的詩後注：「余初至朝鮮，每念皇明舊制，恐久視常疾言遽色，或有忤者，君皆修復，所以全名藩之美，掩不肖之失，蓋有力焉。況沿途往復，公事紛出，文雅益敦。題詠之間，自令人駭。非周於才德者，能之乎？因賦留別，不覺其多，重其人也。豈嘲風弄月者比哉？樸君正之，其勿吝。」這裏，敘寫的是對朴原亨的稱讚，對彼此友情的真誠抒發。

## 二、覽聖跡美景，敘文教播化

陳鑿〈早謁宣聖廟有作，並讌集明倫堂一首，錄呈同席諸君子，希和教幸幸〉

凌晨齋潔拜彤墀，數仞牆高未易窺。近向此時追上古，直從中國到邊夷。開來繼往初何自，振玉聲金更有誰。況是我朝文教遠，也應無地不宗師。

這首詩是謁宣聖廟而作。從清晨齋潔寫起，到廟牆的極高難窺，作者一開始就將對聖人的高妙難測和心中的敬慕之情烘托了出來，追溯孔聖文教的源遠流長，跨越了廣袤的時空，讚揚其繼往開來之功，金聲玉振之博學，使中華文教遠播，更是一代偉大的宗師。沒有華麗的語言，卻是斬釘截鐵地一種肯定。

高閏〈謁宣聖廟〉

泰山數千仞，上與浮雲齊。我曾此登眺，俯瞰眇群黎。昊天無階級，欲上將何為。巍巍孔夫子，其道與之俱。日月臨下土，雨露涵無私。游夏雖雲美，豈能贊一辭。猗蘭生路傍，萬古帝王師。中國既敦化，海外亦被茲。濟濟衣冠俗，日夕惟書詩。適承聖君命，夙駕飄然來。

豺獮祭魚獸，此心安可欺。昔者愧不學，今日徒追思。杏壇教尚存，  
木鐸聲未希。焚香再三拜，矯首風淒其。

這首詩亦謁宣聖廟而作，先以泰山之高大，而能俯瞰天下起興，進而稱讚孔夫子的「道」，與之媲美。如日月臨照大地，如雨露滋潤萬物。如蘭的高尚情操，乃萬古帝王之師。其精神教化不但澤被中國，而且流傳海外，後繼有人。詩人焚香獻祭參拜，乃是對孔聖的無上崇敬之情。詩人以平實的筆法將一代宗師的高尚情操、流芳餘澤娓娓道來，在讚歎與自慚中，訴說著敬仰。

#### 高閏 臨津渡

細雨臨津渡，煙波勢欲浮。百艘銜尾過，數騎到江休。美饌烹鮮繪，  
香醪酌巨甌。前程王事急，分付莫淹留。

這首詩點題寫細雨中的臨津渡頭，環繞著迷茫水氣的波濤醞釀著奔騰的力量。成百的船隻一隊接一隊的駛過，岸邊成對的人馬駐岸，場景壯闊。席上盤盤佳餚，巨甌美酒，異常熱鬧。但既而一轉，王事緊急，不能忘情。詩人以雨中渡頭的煙波、成隊的船隻人馬、美酒佳餚為襯，烘托出王事為重，表達自己的耿耿忠君、勤于王事之心。

#### 高閏 題鳳山驛樓

命僕移枕席，悠然憩茲樓。浮雲與落日，曖曖在山頭。綠槐帶清陰，  
啼鳥如有求。好風自南來，轉覺欄檻幽。言詠遂成詩，有酒當暫留。  
王事今靡盬，我行詎能休。

詩作以悠然憩于驛樓的閒適心情開端，展現在詩人面前的是山頭逐漸暗下來的浮雲和落日，碧綠的槐樹青翠如蔭，鳥兒嘖嘖喳喳地似乎訴說著什麼。南來的風使這一方小天地更加幽適自在，吟詩把酒，讓人流連，結尾題意一轉，王事還沒有完畢，豈能徘徊在此？在安適與忙碌的相比中，詩人的選擇不言自明。

### 三、思鄉思君之情

思鄉之情，往往包含在思親、思君這樣的心情當中。

陳鑒〈五月十九日，實老母三百六旬又六甲子初度之辰；遠道不能奉觴稱壽於膝下，情不可但已也。途中偶成七言近體詩一首，錄似求和〉：

去歲萱堂壽六旬，遍求詩什慶良辰。途中細憶渾如昨，夢裏曾回卻未  
真。會向殿前朝聖主，便歸膝下拜慈親。懸知新婦稱觴處，應指天涯  
說遠人。

母親壽辰，本應在膝下祝賀，但因王事在身，身在異鄉，不免思親。詩人從回憶去年母親壽辰，自己作詩慶賀。如今回想起來如在昨日，夢裏似乎回到母親身邊，醒來才知是夢。詩人想望著王事完畢，奏至闕下，那時再回到母親膝下侍奉。而此時，在母親的身邊，妻子在奉酒稱壽之時，也一定在和母親想念著遠方的自己。詩作對仗錯落不板滯，在亦實亦虛的回憶想像之中，將濃烈的思親之感訴諸筆端。

高閏〈思君吟〉：

熒熒雙使星，適向東北行。異域倏已到，回望九重城。天龍禦雲車，  
中道紅日明。仙韶因風發，九德揚清聲。夙駕欲歸轅，王事苦靡寧。  
一日千萬思，聊以酌巨觥。

這首〈思君吟〉先寫自己的行程，已到朝鮮，回望京城，想著紅日彤彤，皇帝出行，車駕行于大道，仙樂齊奏，樂聲隨風而遠傳的情形，意在思君。而王事總總，詩人只能在萬千的思念中，以酒解憂。這種似在目前，卻只是想像的寫法，更增添一種濃重的思君思鄉情懷。

陳鑒〈登萬景樓詩其一〉

獨上高樓望帝畿，滿空涼靄濕征衣。萬株松檜迷青嶂，四面城闈俯翠  
微。人向山頭騎犢去，僧從渡口化糧歸。五雲翹首知何處，潮落清川  
白鳥飛。

詩作以孤獨淒清的筆觸展開自己的思君思鄉情愫，開首一個「獨」字，短促而有力，獨自登高，回望京城，涼涼的雲氣浸濕了征衣。茂密的松檜一眼望不到盡頭，四面是蒼翠的青山。騎犢而去的歸人，化糧而回的僧伽。已是歸家的時刻，詩人翹首望鄉，看到的是歸潮和歸鳥。詩人的思鄉之情就在這濃濃的歸景中瀰漫著。詩人以獨特的感受感知著周圍的事物，其情其景交融在一起，無不襯托著濃重的思鄉情懷。

## 肆、結論

一、《丁丑皇華集》乃是《皇華集》正式結集之開始，即它是最早刻印的《皇華集》

按：臺灣珪庭出版社刻印之《皇華集》按時間先後順序將《庚午皇華集》列于各本《皇華集》之首。關於倪謙、司馬恂《庚午皇華集》的結集時間，筆者已另撰文加以討論。茲舉《李朝實錄·世祖實錄》「十年六月甲申」條所載的一則材料以說明：「六月甲申，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黃海、平安道觀察使曰：『今送明使題詠，須及明使未到，懸於壁上。』明使請陳鑒、高閏、陳嘉猷等《皇華集》，各贈五件。」這則材料記載的是明英宗天順八年金湜、張城出使到朝鮮，求取《皇華集》的情況。這裏，並未提及倪謙、司馬恂出使那次的《庚午皇華集》，那麼，在天順八年金湜出使朝鮮時，倪謙出使那次的《皇華集》當是仍未刻印。

另據《李朝實錄·世祖實錄》「四年閏二月乙丑條」載：「先是，明使陳鑒、高閏來頒正統皇帝復位詔。陳、高等凡所見雜興，一寓於詩，合若干首，並本國人所和，印而贈之，名曰皇華集。其後中朝人因本國人赴燕京，求之者頗多，輒印送之。」從這則材料可以看出此時，《丁丑皇華集》已流傳開來。

《丁丑皇華集》中有高閏〈承寄美玉贈行，固諸君之美意，而國王之誠心，亦於是見。當珍藏之。但以拙作殺于《皇華集》中，皆草率不曾點檢，如鄭人以鼠爲璞，徒有累於名藩之巨目。幸爲我刪去之。小詩奉謝，均乞笑正。是歲七月二日，鴨綠江上雨後酒闌也。權宰相列位足下〉詩，從詩題看來，《皇華集》的刻印可能已經開始，或者即將開始，此時乃朝鮮世祖三年七月。

比較以上的材料，《丁丑皇華集》乃《皇華集》中最早刻印者，當無疑義。

## 二、《丁丑皇華集》又一次見證了明朝與朝鮮文臣之間的友誼，在使臣唱和傳統中起著繼往開來的作用

《丁丑皇華集》的唱和者有倪謙那次出使擔任館伴的鄭麟趾、申叔舟。陳鑒、高閏在與鄭麟趾、申叔舟的唱和中，都提到了倪謙的那次出使，並且提到了倪謙與鄭、申兩人的彼此稱賞。倪謙與鄭、申之間的相交又一次呈現出來。

陳鑒〈鄙吝投贈，薄旌下懷，意拙辭膚，專祈和教領議政相公閣下〉詩：

翰林常說鄭工曹，詩語驚人意氣豪。白髮蒼顏成老大，金章紫綬秉鈞陶。久知著述文章妙，更喜升騰地位高。此日碧蹄欣一見，清風不愧史官褒。

詩中的「翰林」、「史官」都是指倪謙，陳鑒借倪謙之口稱讚了鄭麟趾，其實也暗含著陳鑒對鄭麟趾的推崇，以及他們之間的相得。

鄭麟趾 次韻：

天上文星記下曹，吟來句句轉清豪。筆嫌俗體那追晉，詩匪東坡詎和陶。野笛村謳聲苦噪，陽春白雪調何高。使華勸進鰕生厚，今日叨承一字褒。

鄭麟趾的次韻雖自稱是村野俗謳，不能筆法追魏晉，亦不能詩文追東坡，這裏，暗含著他對自己的期許甚高。他讚美倪謙的詩文乃陽春白雪，是倪謙的獎掖使得自己得到讚賞。他極力地誇讚倪謙，看似自謙，所謂水漲船高，其實亦是一種自我肯定。而反過來講，倪謙對他的讚譽，也是二人之間相處甚歡的結果。

陳鑒 鄙詩投贈，薄寓下懷，深愧淺膚，端祈和教

海外曾傳申泛翁，清材雅量許誰同。晉書風格超神品。漢代文章入化工。未識英標心已慕，遂成佳會喜無窮。聖王自昔資良弼，東土須受第一功。

這首詩用一種未見其人，先聞其神的委婉筆法來讚美申叔舟，而其中所言將申叔舟聲名傳至中土者，無疑乃是明廷景泰元年出使朝鮮的倪謙<sup>14</sup>。

這幾則材料將倪謙出使時明使與朝鮮文臣之間的友誼又一次展現出來，同時，從上文所分析的詩文中，可見出陳鑒、高閏與朝鮮文臣之間的相得相洽。

其後，陳嘉猷、金湜等人在出使朝鮮時，常常次陳鑒、高閏詩韻作詩，並跟朝鮮文臣建立了友誼。從這個角度講，陳鑒、高閏的出使有著繼往開來的意義。

## 三、《丁丑皇華集》中收錄的陳鑒、高閏的詩文等作品，為明朝詩、文、賦的輯佚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依前所述，陳鑒現存作品較少，高閏作品今未見流傳。但《皇華集》中保留

<sup>14</sup> 參見拙文〈倪謙出使朝鮮與《庚午皇華集》考述〉，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4 期，2007 年 6 月。

了陳鑒、高閏兩人的詩作分別有四五十首之多，另有文或賦，這可爲作文學研究者對陳鑒、高閏的文學作品、文學素養的評價提供有力幫助。同時，這些作品除了在兩國交往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外，其對《全明詩》、《全明文》、《全明賦》的編纂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有著重要的價值。

### 參考書目

- 《明史》，張廷玉等，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明實錄》，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84年。  
《李朝實錄》，東京，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3-1956年。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科》，吳晗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皇華集》，臺灣，珪庭出版社，1978年。

**Chen Jian, Gao Run visited Korea and on inspection and elaboration  
of "*Ding Chou Huanghua Poetry anthology*"**

**Zhan Hang-Lun , Du Hui-Yue**

Professor ,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Doctor candidate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1457, Ming Dynasty Minister Chen Jian and Gao Run visited Korea, composed the poem in response to one received the poetry with Korean ministers, the coagulation becomes "*Ding Chou Huanghua Poetry anthology*". This article textually researches, this book was "*Huanghua Poetry anthology*" the official coagulation start, the testimony Ming Dynasty and between the Korean minister's friendship, composed the poem in response to one received in the tradition in the envoy to play the role which inherited, and for the Ming Dynasty poem, article, the tax edited is lost has provided the rich material.

Key word : The Ming Dynasty, Korea, Minister, Compose a poem in response to a received the poem